

2003 Niandu Zhongguo Zuijia Kexuan Xiaoshuoji

韩松 主编

2003年度

中国最佳
科幻小说集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度

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Zhongguo Zuijia Kexhuan Xiaoshuoji

韩松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韩松主编.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12
ISBN 7-220-06669-4

I .2... II .韩... III .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
国—2003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913 号

2003NIANDU ZHONGGUO ZUIJIA KEHUAN XIAOSHUOJI

2003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韩 松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插图

王华光
文小牛
古 蓉
伍登富
小柯画社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四川省地勘局测绘队印刷厂

印 刷

850×1168mm 1/32

开 本

12.25

印 张

4

插 页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669-4/I·993

定 价

2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2003 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目录

序 言：光谱的偏移

——2003 年的中国科幻(韩松) / 001

伤心者(何夕) / 011

评论：科幻内核之惑 / 051

诗云(刘慈欣) / 053

评论：文学的末日 / 086

真空跳跃(拉拉) / 088

评论：文本的审美 / 117

天倾西北(天衣居士) / 119

评论：直面现实的胆量 / 133

自由坠落(北星) / 134

评论：伪科幻的魅力 / 139

地铁惊变(韩松) / 141

评论：非主流 / 168

你眼里有条虫(阿豚) / 169

评论：独到的意象 / 178

目录

星星的阶梯（潘海天） / 180

评论：开辟新天地 / 205

魂系四海（星河） / 207

评论：全球化电子时代的失落 / 225

T-MAIL（柳文杨） / 227

评论：科幻为什么 / 251

黑钻石（王晋康） / 252

评论：科学的终结 / 274

寄生之魔（罗隆翔） / 276

评论：不好评说 / 320

思想者（刘慈欣） / 322

评论：主流毕竟是主流 / 342

地球大炮（刘慈欣） / 344

评论：非凡的技术想象 / 387

序 言

光谱的偏移

——2003 年的中国科幻

韩 松

岁末年终，在台海风云骤变和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情形下编写这本集子，恍若隔世。继 2001 和 2002 年后，这是我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编辑的第三本中国最佳年度科幻集了。其实，早在年初，便打算不再编此类年度集了，不想再度被“逼”，碍不过情面，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一边编辑此集子，为刘慈欣和潘海天们那些神秘而遥远的星空而魂不守舍；一边编辑《瞭望东方周刊》，在“新政一周年”和“张文康、孟学农走上新岗位”的恍惚交错中进入“有用世界”，顿生一种十分异样的感悟

序 / 言

“越来越不像科幻了”

综观 2003 年的中国科幻，我觉得科幻的光谱在发生一种偏移，或者说，科幻传统概念的偏移。一些人惊呼：“现在的科幻越来越不像科幻了！”

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最受欢迎的那篇《伤心者》，写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数学原理，却在



这个社会里无人赏识。在他死后，这个原理终于大放异彩。我感到这似乎更像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在《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上也可以看到嘛，甚至让我想起了《哥德巴赫猜想》。我猜测，作者何夕的关注点似乎不在科幻本身，连虚构的“微连续原理”的具体内容都没有交代。小说之所以让人掏银子去买，是因为把母子情深写得那么煽情。那么，这是科幻吗？网上出现了争论。但任何反驳的意见，都没有阻止它成为一篇好看的小说。好看，对于如今的科幻太重要了。但也许太过重要了吗？

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似乎也是这样。单从题目上看，就不像是“中规中矩”的科幻。它取材于古代偃师造人的神话。但它赢得的赞誉也是让人羡慕的，甚至超过了《真空跳跃》。

刘慈欣的《光荣与梦想》除了把时间的框架放到未来，以及虚构了一种由体育比赛来决定国家胜负的国际裁判机制以外，并没有太多的我期待中的科幻上的崭新创意。它更像一篇社会幻想小说嘛。记得当时我一边读一边盼望，那位小国选手或许能依靠某种基因药物，在跑向终点时最终战胜美国佬，但是，末了，刘慈欣却根本没有祭出什么神奇的发明，仅仅是供应了一颗骗人的维生素。这种风格，还是我们认识的刘慈欣么？像《地铁惊变》这样的，更是没有道理。读者恶评如潮：地铁怎么会停不下来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荒唐机制？总之，作者没有作出任何科学上的交代。对地铁中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变化，根本无法从相对论、量子论或者哪怕是作者临时胡编的一种物理理论中找出说得过去的根据。总之，科幻是不是可以这么去写，需要商榷。但《科幻世界》竟也给了这样的作品一席之地。

还有人走得更远，比如，公然以“伪科幻”的旗号进行



写作。新冒出来的“伪科幻作家”并不认为自己写的就是魔幻，只是干脆扯掉科幻的一切基本规则，反其道而行之，却也常常展示出了让人吃惊的想像力和洞察力。这些，以前或许能够简单地一语概之为“画皮科幻”，但现在就复杂得多了。是科幻退步了？堕落了？还是科幻被颠覆了？要么，就是科幻向前发展了？存在并不见得就是合理的，虽然它有时是合理的。变化需要我们去辨识。科幻作为一种形式或者一种内容，越来越放肆地展示出了多样的可能性。对此我们还看不清方向。那么，能不能对这些可能性抱以宽容的心态呢？记得有一位网友曾这么说：如果以某些科幻迷认定的标准来看当今科幻的话，西方有一半的经典科幻都要下榜。

然而，这样的变化，却还不是我们曾经期待的革命。

愤世嫉俗的年代

秉承着 2002 年的势头，2003 年的中国科幻继续关注重心扎实地投向了现实社会和当代人生，并把这样的思维筑造成某种固定的模式。《伤心者》就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控诉，不少年轻读者都说他们看得流下了热泪。科学和人性的价值在市场化 and 商品化的过程中被可耻地阉割了。这个纯洁的崇拜科学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丑陋的事情呢？而且，为什么不是《哈里·波特》和《黑客帝国》来告诉我们呢？

《光荣与梦想》更是让人感动得无以复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刘慈欣似乎已经成为了全球化批判的代言人，特别是指责起山姆大叔来，更是充满深仇大恨。不过，这篇小说仍然充满了另一股浓重的刘氏黑色幽默味儿。伟大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竟然成为了超级大国开涮小国命运的赌博



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星河的《蚍蜉的歌唱》写的是当下最紧迫、最热门的全球性话题：恐怖主义。小说描写一群蒙面家伙如何去炸毁一座比纽约世贸中心还要高出许多倍的超级摩天大楼（被称作“城堡”）。这并不是对“9·11”的复制。据星河说，他刚把此文写到一半，便传来了世贸中心被撞的消息。中国作家对现实的预见性令人称奇。

《中国“轨道”号载人飞船》是吴岩潜心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这部作品与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了。根据吴岩的“考证”，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就已经成功地把一艘载人飞船发射到了天上，但由于技术不过关，那个“杨利伟”最后没有能够下得来，至今还在轨道上转圈。我看了第一章，感到小说中充满了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真实感。它无疑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

而水电专家、全国政协常委潘家铮那篇《关于PMP程序的故事》，就更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了，它直接讽刺了官僚主义。记得潘家铮写过许多这样的小说。他把科幻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工具。总之，中国科幻似乎越来越喜欢与现实接轨，越来越向往跟主流文学联姻（虽然有一些作家口头上并不屑于此），这大概正是中国文化那让人心情沉重的文以载道主张的反映吧！科幻作家虽然喜欢腾挪，却也免不了此“俗”。但是，除了《中国“轨道”号载人飞船》等少数作品外，大部分都带着“愤青”特色，缺乏成年人的理性与成熟。科幻作家描绘的世界，显然过于简单和幼稚，有时甚至成为了一种实验室方程式似的脸谱化标榜。这下，才明白中国科幻为什么总是儿童文学了吧。

与现实的过分亲密接触，或许会失去许多科幻味，也就是消灭了科幻本身的美学价值。中国科幻目前的最大问题之



，其实是仍旧没有真正地构筑起具有本土风格的、充满技术细节真实感的精彩虚拟世界。大多数创意，都可以在前人和洋人那里找到影子。

因此，就要提到拉拉的《真空跳跃》了。我觉得，这是本年度里少有的“为科幻而科幻”的一篇小说，它没有太多的沉重和坎坷，没有太多的故作深沉的哲学思考，而是用单纯的技术把我们直接带入了科幻的“真空”。科幻不再是工具。

拥抱现实

2003 年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而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科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运动，本身与当代生活发生了更加直接的接触和冲突，或者说，参与到了事件或者历史的进程中，更加立竿见影地影响着大众的思维和行动。

第一件事情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它把科幻作者和读者都卷了进来，因为航天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科幻题材。不少科幻网站发起了讨论，《科幻世界》也刊登了相关文章，作家们激烈争论。一种观点是：“‘哥伦比亚’号的失事使科幻小说中那些美妙的太空冒险梦破灭了。”有人说，正是科幻小说在大众中形成了这么一个观念：我们必须占领太空。航天技术专家们就是在这样的梦里面长大的。一种文学流派竟能有这么惊人的力量，促使人们不断地做让航天飞机爆炸这样的蠢事，人们不得不对此感到惊奇。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科幻小说教导人们说通往群星的路上是付出代价的。正是科幻使社会成熟。

第二件事情是“非典”。该事件本身就更具有科幻意味了。病菌袭击人类是不少科幻小说预言过的主题，而“非



典”的现实场景也的确与科幻作家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外国有克莱顿，中国有叶永烈、王晋康，他们都预言得很准确很生动了。科幻作家又一次说：“瞧，不读科幻，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据说在“非典”事件中，表现得最沉着冷静的正是科幻作家们。他们还纷纷在媒体上发表看法，影响舆论。据说连主流文学作家后来也受到了感染，毕淑敏就拿起笔来，以“非典”为题材开始了科幻创作。

第三件事情是郑文光的去世。郑文光是新中国“科幻之父”，他的去世却显得落寞孤寂，主流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但是，后来由科幻作者发表在网上一篇文章，却引发了一场范围颇大的讨论，很多重要的媒体都参加了。人们质问：为什么一个影星的轶闻能够炒得火热，而一位科幻作家的去世却默默无闻？中国社会出了什么毛病？中国人为什么不热爱科学？中国人的想像力到哪里去了？目光短浅、只重眼前蝇头小利的中国人还有未来吗？也算热闹了一阵子。郑文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风后，便脱离了一线科幻创作。没有想到，他的去世，竟然又一次促动了科幻热潮。如果他天上有灵，说不定会感到慰藉呢。

第四件事是“神舟”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这一次，却是主流媒体主动约请科幻作家，请他们从全新的角度谈论载人航天的意义。比如，中央电视台便约请了吴岩做嘉宾。吴岩在一篇给《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写到，中国人的航天科幻中渗透了中国文化因素，“能否以新科技拯救中国呢？从荒江钓叟、东海觉我到郑文光、刘慈欣，以航天技术拯救中国的文化主题，一直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占据着压倒地位。”另外，载人航天也必将推动中国科幻的发展。“从整个科幻文学的历史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当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时候，都是科幻小说得到极大肯定和全力发



展的时刻。”

第五件事情是《黑客帝国》。它引起了一阵全民疯狂和战栗。从普通职员、大学生、自由撰稿人到哲学家、文化学家、科学史家都参与了讨论。大众传媒把它作为热点大炒，中国《新闻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都把它作为封面文章，网上的评论简直疯掉了。男人们都觉得如果不去看《黑客帝国》，那就表明自己已落后于时代，连女朋友也会吹掉。大家也都觉得这部“看不懂”的科幻片与自己的人生有很大关系。中国人也从中看出了鲍德里亚、笛卡儿、赛伯朋克、存在主义、恋物癖、康德、苏格拉底、基督、马克思和禅宗。一部科幻片，在中国这种地方，引起这么大反响，还真的是空前的。

在我看来，这一连串事件，再一次提出了“科幻对于现实有什么价值”这个古老的命题。实际上，从鲁迅开始，科幻便被赋予了“导中国人群以力行”的伟大使命。中国科幻的几次兴衰，也都与现实的变迁有着直接联系。虽然，也存在着试图把科幻疏离于政治和历史的自觉和不自觉行为，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科幻是无法跟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变化脱离干系的。2003年的一些科幻事件，让我们更加真实地触摸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而科幻自己总也在不由自主地、有时是倔强地力图干预时代的进程。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说不清楚了。2003年度值得注意的现实事件，还有来自主流学术界关于科幻的争论。

一是方舟子、赵南元等人与王晋康的一场争论。生物学家方舟子认为王作为科幻作家，在“非典”时期散播了一种伪科学思潮或者达尔文医学，贻害无穷。王晋康于是撰文反击，遂演变为科学与幻两大阵营的一场持久战，连博客中国也

序 / 言

序 / 言



专辟特区集纳所有文章。叶永烈也被“殃及”了。科幻作家柳文杨对此的看法是：“我觉得方舟子的评论中那些有点过激的话，可能是出于一时意气，作不得准的。”他还觉得，对于解决对科幻界的批评问题，关键在于科幻作者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二是为“科幻浩劫”辩护的言论重出江湖。20 世纪 80 年代初，科幻遭到政治批判，几乎造成整个中国科幻事业夭折。两个出版社将已经制作好的新书版型销毁，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部门的经济补偿。主流作家中，郑文光因此一病不起，叶永烈被追查“美国之音”事件，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等受到不实指控，至今没有听到道歉之声。令人吃惊的是，在 2003 年下半年，有人居然为这次极为荒唐的政治批判叫好，以无法“证伪”的名义，期望抹杀上述事实，让人误认为发生的一切均为伪造的“新文化现象”。这引起了科幻界的一阵不安和躁动。

好在这些批判相比从前已难以从根本上左右科幻的发展了。真正能够影响科幻命运的，当数商业化浪潮。从影视到出版，越来越多的人都想通过科幻发财。在 2003 年度，不管是《绿巨人》，还是《黑客帝国》，都狠狠地掏了一把中国人的腰包。还有一本幻想类图书叫做《幻城》，它实际上是奇幻，竟卖出了 50 万册。当然，对于主流科幻来说，当下最为看好的出版项目，还应是《科幻世界》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显见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着眼长远的计划。丛书以很强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可读性，抢先占据制高点，肯定会使不少一直试图出版国外优秀作家科幻作品的出版社产生强烈的受挫感（谁让它们总是叶公好龙呢）。茅盾文学奖得主、《科幻世界》社长阿来在为该丛书作的序中暗含得意地声称：“科幻作为一种出版



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

为科幻正名

阿来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在我看来就提出了一个理念：科幻本来就是中国主流文学中的一分子，问题的关键只在于“重建”。可以说，首次宣告了科幻的“正统化”。在阿来看来，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承续并光大这个传统。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承续。科幻因为打上了“科学”的标签，而使幻想更加时尚化和当代化了，如果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是十分遗憾的。

阿来又说，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正是对深受束缚的主流文学的冲击。“幻想传统在一种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复苏并重建。”

阿来本人的《尘埃落定》就颇具魔幻现实主义意味，兼之他目前《科幻世界》社长兼总编的特定身份，使他把科幻的价值说得再怎么高也不为过。终结科幻边缘化的大旗，当然应该由他来主扛。但是，这会不会负担太重了呢？阿来的说法，有多少是出于商业化的考虑呢？毕竟，在更多的拥有话语权的人们眼中，科幻并没有那么重要，远远称不上文学。甚至作为通俗文学，也还没有巩固自己的势力疆域。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还会主要被视作是益智启蒙的儿童读物。

另外，不管科幻事实上有多么重要，由于它本身过于强



调娱乐性的一面，它经常性地表现出的是一种内在的浅薄（就像奥尔迪斯在《户外》中说外星人“内在的非人性”一样）。《黑客帝国》便是一出抄袭拼贴的游戏（主要来源于日本游戏），像一场骗局，居然让那么多的权威们乱了分寸，纷纷检讨自己的落伍。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里，主流文学的失落与科幻文学的兴起，难道不正是中国社会文化精神日益衰败的一个标志么？

其他说明

最后来说说选择 2003 年度最佳科幻的原则。我主要注重了独创性和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程度。在创新方面，2003 年的中国原创科幻可以说缺乏太多的亮点。有的作家在叙事和技术上表现出了娴熟的一面，却没有在他个人原有的基础上再有较大的突破，在题材或者风格上引入一种新的样式或主张。这是我没有选择比如《蚍蜉的歌唱》和《夏日的焦虑》等作品的理由。这本集子里我没有选女作者的文章，因为我觉得她们在这一年也没有让我眼前一亮（也许是因为她们一年年地变得更加成熟了？）。我也曾考虑长篇节选，比如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吴岩的《中国“轨道”号载人飞船》和郑军的《寒冰热血》（我一直认为郑军是一个风格独异的作家）。但最后还是觉得，按照欧美惯例，作品集目前似乎还是以收录中短篇为好，这也是为了减轻我的工作量，因为调到上海从事“绞肉机”般的新闻周刊的编辑后，就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科幻了。

伤心者

作者：何 夕

评论：科幻内核之惑

伤
心
者

(一)

上午的菜场正是最繁忙的时候，我看着夏群芳穿过拥挤的人群——她的背影很臃肿。隔着两三米的距离我看不清她买了些什么菜，不过她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声倒是能听得很清楚。从这两天的经历我知道小贩们对夏群芳说话是不太客气的，有时甚至于就是直接的奚落。不过我从未见过夏群芳为此而表现出生气什么的，她似乎只关心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菜要买得合算，至于别的事情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她是毫不计较的。现在她已经买完菜准备离开，我知道她要去哪儿。

这座城市的四月是最漂亮的时候，各个角落里都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气候不冷也不太热，老年人皮帽还没取小姑娘们就钻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迫不及待地穿起了短裙，这本来就是乱穿衣的时候呢。“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样的季节里成了不折不扣的双关说法。夏群芳对街景显然并没有欣赏



的打算，她只是低着头很费劲地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装满蔬菜的篮子不时和她短胖的小腿撞在一起，使得她每走几步就会有些滑稽地打个趔趄。道路两旁的行道树都是清一色的塔松，在这座温带城市里这种树比原产地要长得快，但木质也相对要差一些。夏群芳今天走的路线与平时稍有不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她总是在这个时候到 C 大去看她的儿子何夕。

由于历史的原因，C 大的校园被一条街道分成了两个部分，在这条街上还开着一路公共汽车。夏群芳下车后进入校园的东区，现在是上午十点，她直接朝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她知道这个时候何夕肯定在那里。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C 大的图书馆有两个，分别位于东西两区。实际上 C 大的东西两区曾经是两所独立的高校，用校方的语言来说这两所学校是合并，但现在的校名沿用了东区的，所以当年从西区那所学校毕业的不少学生常常戏称自己是亡校奴并只对西区那所学校寄予母校的情怀。何夕严格来讲也该算作亡校奴，不过何夕是在合并后才开始攻读 C 大的硕士学位，所以在何夕心中母校就是东区和西区的整体。

何夕坐在东区图书馆底楼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看书，不时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写上几句。

这时候有一个人正从窗外悄悄地注视着他，窗外的人就是何夕的母亲夏群芳，她饶有兴味地看着聚精会神的何夕，汗津津的脸上荡漾着止不住的笑意。我看得出她有几次都想拍响窗户打个招呼，但她伸出手却最终犹豫了。

倒是临近窗户坐着的两个漂亮女生发现了窗外的夏群芳，她们有些讨厌地白了她几眼。夏群芳看懂了她们的这种眼神，不过她心情好不跟她们计较，她有个读硕士的儿子呢，夏群芳在单位里可风光了。想到单位，夏群芳的心情变